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續集） 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禮樂門

禮

親享太廟於郊

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將有事南郊以是月癸亥親享太廟以甲子合祭天地于圜丘開寶元年幸西京將有事南郊以三月壬申親享太廟以四月庚子合祭天地于西京之圜丘哲宗元祐七年詔曰祖宗以來郊廟特祀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享清廟按禮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泮宮先人廟也又按唐制奏告太廟之冊祝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惟宮廟謂之奏告餘百神遣使祭曰祭告至有事南郊方為正祠天寶間乃更太清宮曰朝獻廟玄元 太廟

曰朝享非也而太祖太宗皆先享太廟而後郊冊祝之文曰奏告乎曰朝享乎當從禮官問之

太廟原廟 祠禴嘗烝祫禘宋朝七廟已畧見前郊明堂配享之說

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周七廟稷為太祖文王武王與親廟四也殷六廟契為太祖湯與二昭二穆也夏五廟禹及二昭二穆也漢無始封之祖高祖即為太祖故漢世止於七廟唐有始封之祖故唐公景皇帝為太祖至元宗時建為九廟其後景皇之廟既祧則神堯始為太祖舊志載黎幹十詰十難以歸崇敬議尊景皇為始祖不合於禮宜以神堯為始祖其言極當當宋初興禧祖文安今為太祖至于徽宗建為九廟自翼祖而下至于哲宗也以七廟論之則太祖為太祖矣中興以来九廟之外既有已祧者惟禘祫則合食于太廟時享則分祭于原廟景靈宮是也所謂原廟孟享享則四孟者按禮有邑之君祭用昔時無國之主薦必仲月也見元豐志各於其室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臘享而五也然事則親享有事則命官攝事也惟太廟親享在太祖朝冊舉而太宗以来南郊之歲始先享太廟而後郊至禘祫之禮乃獨罕見

夫宗廟之制一歲五享朔望薦新薦食之外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享昭穆而合食即所謂三年一殷五年再殷猶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考之九朝帝紀惟仁宗嘉祐四年一祫祭于太廟是何時享之數而禘祫之疏也唐新志云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理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祫不得知古斯言得之矣[元魏志孝文不以平文為太祖而以道武為太祖於禮為當]唐自太宗止曰親享而不言禘祫新舊唐志與宋朝史志雖存禘祫之文而帝紀所書不曰禘祫亦以此歟[原廟始於漢凡郡國亦有原廟天子所嘗行幸之處也宋朝除州并州渭州皆有原廟太祖太宗真宗之所臨幸也]

廟室廟主祭器祭食

太廟東向而陽主生應建門左祖之義也惟太祖居太室中央正東面之位其三昭三穆六室各列兩傍昭南向穆北向也帝與后有室室有主未附用桑既附用栗討有祭則載遷廟之主以行然周豐洛兩都各有廟廟各有主學者泥夫子尊無二上之言謂廟不言二主者執一無

權也每一室有頭社齋即三人主之又有室長一人一日一灑掃 親享太廟則用牲牢籩豆鉶登存古禮而不尚褻味至於寢園則朔望薦食各以牙盤備極諸品天寶中用王璵之議太廟亦用寢園之禮非也故廟一歲而五享寢園一月而二薦享尚氣臭敬之至也薦用褻味情之盡也或引國語天子有日祭有月祭曾不知月祭朔望也日祭或薦新嘗果而已非日祭以為瀆也

宗廟昭穆

論昭穆世次及宗廟制度之不同

或曰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招字者則假借而遺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

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
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
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
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
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
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四世為穆五世為昭
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
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
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
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
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而管蔡郕霍
為文之昭邦晉應以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
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

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親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

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北廟猶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祔自此以上亦皆具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自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皆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之祭也乎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

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亦嘗論宋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殺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斵礱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楹斵桷士有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其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

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
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
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
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掊於
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
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
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
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
以自已者於是宗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宋朝而後都宮別殿前
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
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
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
能私議而切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
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

徒知其惑異端狥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矣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昭示來世而畧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入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邪嗚呼惜哉 中庸或問

禮

論僖祖不當祧當為宋朝萬世之始祖

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室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

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
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
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
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群廟之主祫
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
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
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覆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
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
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
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
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
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毋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
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

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
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子之位行太祖之禮
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
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
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
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
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屈巳自竄於
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
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討其功德
之小大無有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
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
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
能如古始以權宜而謟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

祔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為穆
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而祭
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
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
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
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
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
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
於心為安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興復
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
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
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
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屈義伸
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

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以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熹於此常有感焉胡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 文公奏論

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廟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強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

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文公奏議○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
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一僖祧之矣
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宋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
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
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
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
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切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
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
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遜
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德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
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
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
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
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上同○臣切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

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浸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宋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其主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考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以為始祖而祫享東向而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之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欲以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

祖當自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天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因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而所論并祧一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欲乞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文公奏議

廟議得失不同大略見前郊丘明堂配享說之末注

議理之家有同聚訟至於廟議抑又甚焉已祧之主莫適所歸惟唐人陸贄之議為當其說以為藏諸夾室是無獻享之期異乎周人藏於文武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於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明文瘞於寢園乃漢韋元成之說是禘祫無復序昭穆惟有藏於興聖廟禘祫之歲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得變之正也興聖廟猶周之后稷廟唐諸儒無有易其說者此以議而得也漢用韋康之議盡罷毀廟及郡國原廟宋朝元豐盡罷從祀也亦然崇寧間建九廟而已祧者盡復又類西漢之末盡復毀廟原廟也是非迭出罷復不常此以議而失也然則廟議得失人

主亦惟揆其情之安從其理之當者而已不然漢武帝自制封禪議唐武氏自制明堂圖不從公議自遂侈心其悖常亂理者愈多矣

帝王天子廟

秦漢廢興仁暴不同九疑祀舜會稽祀禹過魯而祠孔子其所以為致敬者一也故五帝三王歷代祀典不絕或尊為三恪或廟而祖之吾夫子之廟自漢迄今其間或以中國而主中國或以夷狄而汚中國皆知尊其道重其教正衣冠執豆籩屈膝展拜於其庭延師儒講詩禮摳衣揖遜於其堂此足以見祖述憲章其道同也歷觀諸史志自郊廟親祠外惟帝王天子廟人主所至與有時而臨幸皆親祠焉與其他常祠有司攝事蓋不侔矣然武成王廟輙與文宣並稱此乃開元之失禮循而襲之非也彼得與有功於國者同在祀典已為過矣何容以文武二學之故而儕諸元聖之列乎雖然追封孔子為王顏子等為公廟像及圖畫祭器釋奠儀注視開元禮為有加者皆宋真宗行之其列戟十六則太祖所立幸學之典累聖[illegible] 遵釋奠之禮至今遍于天下武成一廟不

足以況之矣

忠臣孝子廟

聖王之制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皆在祀典忠臣孝子義婦烈女國史有傳血食有廟者一念足以動天地方寸足以貫日月廟而祀之於以表倡風俗砥礪生民其有功於天下不細矣神仙之事若果有之則列仙傳所載亦惟忠孝者為之信乎正道無往而不存也

徽號

人臣上人主尊號亦猶人主上天地尊號也然三朝禮書以是為嘉禮之冠其事重矣熙寧中群臣有請至於三四之終不允且曰尊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此皆基於司馬温公一言而神祖終身行之至今以為法者禮也愚敢以是為違禮之冠夫自漢以來時君雖時有加號未為常典唐高宗稱天皇中宗元宗始有上尊號之禮宋朝因之凡上尊號皆因郊祀明堂封禪也夫熙豐大臣盡變祖宗法度獨於此無所

論列者出於神考之獨斷也又大臣志在變法而已使不允尊號之請祖宗已嘗行之則將求異於前人矣神考嘗悔改官制矣又嘗言役法宜均所謂均無貧也元豐四年舒亶言役法未均上曰近臣曩有自陝右来者欲盡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失衆輕易擧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盡免而取足於上戶則不均甚矣古云均無貧也今之[redacted]者多[redacted]戶正合神祖之言神考多不足意持臣下不能將順者皆此類也苟能將順則神考盛[redacted]書不一書而足何止不允徽號一事乎

朝會

大舜巡狩群后四朝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武王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康王即位諸侯入應門左右弘璧琬琰天球河圖布列於東西序可謂盛矣故周禮辨朝覲會同之名春秋嚴朝覲會同之名春秋嚴朝覲會同之分以五等之爵各有分地等差故也自秦罷侯置守尊君抑臣而朝會之儀與古不同漢初猶有侯王至武帝以酎金罷省所存無幾故自東都迄于唐元會之日執玉帛羔鴈者雖畧倣古制其實公侯皆虛名而非有分地者內則不過在朝之臣外則不過刺史二千石與

諸州計史四夷賓使而已今考之漢晉隋唐之志所紀元會之儀甚設伏衛森嚴文物備具班列整齊太史公及新唐志皆言其鏘鏘濟濟有可觀者君尊臣卑故也惟宋齊梁以來有所謂白獸尊者猶存杜舉之意若夫漢德陽殿元會西方舍利作霧為魚龍曼延之戲唐開元受朝作樂有拜象舞馬之後適足為大盜之招三代之禮必不然也宋太祖元會服袞冕設宮縣冬至受朝賀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歌二舞群臣禮飲𧩣七行(五行)太官賜食太宗真宗遂為家法崇觀少縱即致大變宜乎中興益知戒謹也

常朝常參

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未有無職事者(有日參有一月六參九參者)類苑載宋朝凡不釐務者謂之常參何不同也蓋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常朝猶常參也)垂拱殿曰內朝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於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官釐務不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凡三等也文武陞朝官大朝會並朝服常起居並公服天子

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文德殿是也於禮群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後放朝乃退愚按事畧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五日以次轉對以二人為率是則常參官未必盡無職事史文按一朝國史云三年詔內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封章於閤門通進則知五日大起居之時政之不釐務者皆許轉對封章也

入閤晚朝

自唐至宋朝天子御正殿則不言仗黃麾仗整文武兩班以侍輦出或避正殿則喚仗入閤仍賜廊下食熙寧中王珪等以為唐制不足故削去之蓋唐制宰相入閤諫官隨之熙寧大臣欲變法故不復行入閤之儀也見職官志諫官說舊規學士當直則赴晚朝其後赴早朝而罷晚朝舊制經筵皆有實職蔡確慮其直言也乃以侍讀侍講為兼官而以秩卑資淺者為說書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之官內宿稍後祖宗故事宜矣詳見職官志

朝服入公服

三代而上天子諸侯衮衣冕旒執圭履舃各有隆殺秦滅九國廢衮冕而但玄冠絳衣使臣下不得與天子同則知孟子所謂朝衣朝冠者衮冕圭舃也[漢]以來大祭祀大朝會則具朝服其常祀常朝則公服而已所謂公服者今之朱紫幞帶靴笏也（政和中始改靴用舃）然今之衣冠較之古制則不足較之[唐]制則有餘者盖自[漢明帝]修復先典（見沈約引司馬彪與班志）迄于江左[六朝]畧存衣冠佩玉舊制故雖[元魏]亦禁胡服自[北齊高氏]中國常服乃全用故窄袖短衣長靿靴鞢𩍐帶[唐]武德正觀時猶然有[高祖][太宗]起自晉陽故也開元後雖稍褒博而制仍類胡故幞頭四帶二垂腦後二繫頭上令曲折從人主得用硬帶迨夫宋之興自亳都衣冠褒博始近古制文武陞朝官大朝會並朝服常朝常起居並公服士大夫常服亦用帽帶靖康之變吾民左衽又百年矣嗚呼中國禮儀之所自出乃使衣冠與左衽代興迭處何耶（宋朝直腳幞頭上下通用又有高腳交腳朝天順風四者通所用之）

[冠弁巾幘帽]

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爵弁皮弁武弁隨

所用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楊裘襲裘皆三代之所常服也
秦漢以來臣下皆玄冠絳衣又以武靈王之惠文貂蟬賜侍臣嚴清詔復皆朝
服以楚王之獬豸冠賜法官以其能觸邪皆非古制也古者賤人不冠則服
幘秦加武將首飾以絳幘漢加以綃題名之以幘元帝額有壯髮始引
幘服之王莽髮禿又加其幘而光武亦嘗岸幘而迎馬援於是乎有介
幘平巾幘赤幘黑幘之制以別文武然則公西赤所謂瑞章甫而孔孟
家所傳畫像冠服猶古至秦而下冠始加幘也晉志有所謂緗幘白帢
烏紗帢江左常服中褐襦裙漢巾幅巾縑巾葛巾纚帽自萬乘王公士人野人各
隨所宜漢郭林宗墊巾唐賜臣下以帢巾又各隨所尚宋朝常服亦然
惟先輩多尚紗帽深衣亦湛典重大抵勝乎唐制衣冠矣夫深衣又曰
單衣禮記言之詳矣人皆能辨其制度惟方領巾矩取夫折旋之義而
已非必盡如矩方也今人製衣領或類道流所謂堂衣者其俗特甚

璽佩轂印綬

東漢志云古者君臣佩玉有度所以章德垂韍蔽膝所以執事戰國戰

爭去韍佩而晋其繫䍁秦以来組連結於䍁謂之綬漢因秦制加之以
印公卿而下皆佩印綬天子帶綬六采而不佩六璽使侍中以金銀縢
組負璽以從今考之禮記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
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瓀玟而緼組綬自周已然非始於秦也
秦漢有位者皆佩印蘇秦佩六國印朱買臣佩會稽印印亦非始於漢
也今之有位者印亦不佩矣非惟萬乘不佩璽也宋志引漢志注曰印
璽也秦以前皆金玉為印龍虎紐惟所好自秦以璽為稱漢高祖得始皇玉璽名之
曰傳國寶與白蛇劒同傳晋武庫火劒亡惟璽或亡或存故臣下無得用玉又知印固非始於漢而
璽亦非始於秦也宋志又云漢明帝復佩玉之制至漢末而廢魏王粲
復制玉佩而宋因之故宋皇太子諸王有瑜玉玄玉之辨公侯有水蒼
玉之制今惟大朝會六祭祀及釋奠猶存佩玉而公服則佩魚而已又
漢志左佩劒象青龍右佩刀象白虎晋以来始以木劒代之今皆不然
又秦以前大夫皆佩劒玉童子亦佩觿韘今亦不然夫古者去喪無所
不佩琴瑟無故不去身以見禮樂不可斯須忘也非僻安得而入易直

子諒安得不油然而生今既不然宜乎投魚于淵寘猿于木也

魚笏帶

唐制公服有紫緋綠青碧今無青碧制佩有魚龜刀礪今止有魚唐制魚有金銀銅鍮今止有金銀唐制佩魚繫而服之其制小而類魚今乃繫之於帶制稍大而不全類魚周禮諸侯之笏用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晉宋以来謂之手板晉宣帝時内外婦人亦執笏拜俛伏與唐開元中諸笏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竹木與今大同小異惟象笏唐以前詘後直前詘後挫者為尊今皆不然晉志云革帶古之鞶帶也上而有位下而騶從皆服之其有囊綬則綴於帶凡執笏亦搢于帶搢笏則垂紳三尺有事則書諸紳惟笏亦書以紀事故嘗簪筆臺省官内侍簪之他皆不簪與今皆不類

圖畫衣冠

劉知幾議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不冠乘馬者此乃後人所為蓋當今有古圖畫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着芒屩者閻

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從人有著帷帽者夫芒蹻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則知梁武南郊圖義同於此愚謂志禮樂者宜紀一代所用之文足矣苟徒詳而非實毋亦梁圖漢畫之類乎劉知幾謂江左官至尚書郎郎不乘馬故謂梁武南郊必無不冠乘馬也然梁武帝南郊已御輦而不御輅則衣冠未必不乘馬

蒐苗獮狩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兵凶器也有軍禮存焉蒐苗獮狩旄頭罕畢以先驅金鼓鐲鐃以為節皆武事也乃皆謂之禮周官司馬掌兵而起軍旅之法乃屬之掌敎之司徒者聯比閭族黨之情次伍兩軍旅之序無非示之以禮也下至春秋圖伯之君欲用其民亦必大蒐使之知禮秦漢以來惟孫吳韓白之詐是尚而治兵閱武之事蒐苗獮狩之禮蕩棄少親御馬或十月而都數十年而一講如馳射上林講武驪山者遂為希代之曠典一旦用民惟譎是恃於禮乎何有惟宋太祖嚴卒伍階級之法則下不得以淩上三衙見執宰横杖肅揖則武不得以抗文談笑從容殺節度之權賓接撫柔慰降王之心無非禮也察見諸將之不瞽

殺人者然後用之非止殺人之中猶有禮也此所以訓兵十五萬東征西怨無敵於天下也累聖相承太平日久蒐苗獮狩之禮希講而百萬之師安於豢養澶淵之役衛士甚縮不敢前靖康之變王師逴遯而無策者由斯民耳不熟於金鼓目不熟於戰陣也太祖幸講武池於朱明門太宗幸講武臺於楊林真宗以後閱武蒐狩之事時焉一講未免希闊

射享食鄉

古者天子諸侯弓矢射侯皆有名數而後射禮行朝覲聘問皆有時序而後享禮行凡是二者以尊以親乎卑者也自秦罷侯置守而情不親故射享之禮無足言者古者食老更悉已而尊高年所以示孝弟之義鄉飲酒尚齒而不尚爵所以明長幼之序凡是二者以尊而下乎卑者也自秦尊君抑臣其分過嚴故食鄉之禮無足之者漢魏以來間有行之者遂為刱見而亦非人情之所安故凡諸志所載五禮之日而射享食鄉雖存於嘉禮真所謂具文而實則不然也宋朝幸學講經釋奠之典常行而養老之文不具太宗真宗言及鄉飲之禮皆不果行詳見樂門識樂

詭雅射享之禮有可得而言者太宗朝命有司草具大射之禮凡遊幸池苑射率武臣宗室臨射上中的則從官奉觴為壽其射者中則有襲衣金帶鞍馬之賜孝宗朝令學校文武士皆習射至今文人多能之者殿庭策士猶以是較能否也至於燕享群臣故事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大宴于廣德殿殿上朶殿兩廊有綵圍蕭圍之別至典宴則用天子郊祀籍田禮畢則大宴觀燈觀稼校獵賞花釣魚皆有宴樂有禮有分存焉至崇觀間頗乃過為褻瀆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乃知是禮不可一日廢也

冠婚喪祭

人生二十曰弱冠一十謂之成人然周公東征成王年甫十六而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禮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禮也是不待二十而後冠也東漢禮儀志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武弁次通天冠所謂三加元服也設金石之樂行裸享之義或冠于廟見欽若昊天式是六合也宋儀禮注云晉宋以來皇太子及諸藩王冠一加冕幘而已是不待三加也漢禮乘輿皆用正月甲子或丙子日見東漢志正

始之道也唐太宗正觀中用十月慮追兵設議衛妨農時何也宋朝政和間皇長子初行冠禮遂編次五禮今王公之家猶存此禮而士禮盡廢矣其有以其子冠者同列者遂以爲笑端不特此也大昏萬世之始三綱之首聖賢之所重而後世之所忽非惟六禮莫之能行而夷虜之道賣婚之家至今習以成俗嘐然無顧人倫掃地盡矣喪以送終所謂大事祭以時思所謂終身之慕二禮所載喪祭之儀至備身不能行而乃聽命於緇黃者何哉蓋古者喪祭詔禮者有人相禮者有助故致孝者得以行禮於其間而無悖於禮也今人以緇黃代詔相者而身得以自安其有知所敬畏者緇黃猶詔相也不然則悖於禮者多矣

短喪

漢文帝鑒平悖之事不欲百官聽命於冢宰遂爲以日易月之制後世固有改之而終不能改者情之所便也烏有天子之孝刑于四海身不能行而欲天下行之何以哉故凡歷代之所謂凶禮大本旣立其餘節目自有司存不復論辨宋朝渡江以來所以待虜使之儀亦皆權時之

宜皆有所不必言者矣

墓祭火葬

夫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吾從下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愚亦謂古不墓祭禮也今也上自萬乘有上陵之禮下逮庶人有掃墓之祭雖非古義不害時恩宜從今古者爲棺槨衣衾以土葬禮也今也下愚之俗効夷狄之法有火葬水化之慘其爲悖禮甚矣宜從古太祖建隆初詔禁火葬故曰禮從宜又曰祀時爲大順次之凡適其宜而行之以順則古今之禮亦可以通行矣無徒是古非今也

喪服議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汝玉奏請如文臣會議於玉堂唐子房曰今日不可爲高論歐陽求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爲高論葉夢得不覺歎曰俊人也卒然一言亦中於理於是議武臣官大者持父母服官卑者不持服至今猶然則知濮議之興歐公未必非其平日之定見所恨不知權耳

群書考索卷二十六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禮樂門

樂

序

禮序始自郊廟而後及乎朝廷鄉黨惟樂亦然蓋樂者樂也神祇祖考安樂之則人和可知矣然樂自天作樂由陽來至和之發也其治心也德成而後知樂其治人也功成而後作樂至和之極也其粗易知其妙難知始述所知以爲樂志之釋

成周郊廟樂律

周官太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中呂)

也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云者黃鍾子大呂丑太蔟寅應鍾亥也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日月會於寅則斗建亥日月會於亥則斗建寅也即術家所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也其餘可以類推即太師所謂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也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古者下奏黃鍾之律登歌大呂之章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聲律合於陰陽之和故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後世祭祀下奏登歌俱是陽律故趙謹言以為不應古法誠有以也雖然此特論律呂之相合者耳必求其變則不可以槩言太司樂又曰冬至之日祀天圜丘以夾鍾為宮夾鍾房星卯位為天帝明常故為天之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六變而天神降者此言律之相次者也天尚道故取其道之自然也又曰夏至之日祀地方丘以林鍾為宮林鍾井鬼未坤位故為地之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八變而地示出者此言律呂之相生者也隔八相生地尚功故取其功之所生也又曰祀宗廟以黃鍾為宮黃鍾虛危之位為宗廟故為人之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九變而人鬼可得而祀者此言律呂之相合也人

尚情故取諸相合情之所感也止知樂律之相合不知樂律之相次相

生則不足以知樂之變通也尚有為[redacted]之説按禮書又李氏陰陽心紀所言與此暗合

歷代樂律

秦燹先代之樂故漢初制氏樂有司止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紀其義東漢雲翹育命之舞後人莫知其所自出則知後世郊廟所奏樂律所謂相合相次相生其義安在唐舊志載唐初祖孝孫所制推樂祭圜立以黃鍾為宮奏豫和之樂方澤以林鍾為宮奏順和之樂宗廟以太蔟為宮奏雍和之樂已與太司樂正宮旋宮之文多所異同而神祇宗廟登歌俱奏肅和之樂所謂相合相生皆不言其義於是張文收盡遵大司樂舊制正宮旋宮下奏登歌無不同者其所不同惟不用雲咸韶夏濩武之舞而自用唐家十二和之曲而已追宋朝易和為安祭天以高安祭地以靜安宗廟以理安天地宗廟登歌同用嘉安安與和雖異名而同實者樂章皆一代之所自制有所不必辨也其所不可不辨者鍾律也國初所用之樂乃後周王朴之所制也黃鍾調十二律而為十三

均者並取旋相為宮之義王朴調十一律而為十二均者以悉主黃鍾之宮黃帝用宮王朴虛宮尤用中虛中也十二均八十四調則五聲並行其間每一均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也十一均八十一調則四聲並足其數徵商羽角也大抵朴之論律以黃鍾為主故言十一聲以宮為主故止言四也見通鑑

真宗初年太常言郊廟止用黃鍾一律未嘗隨月轉律樂工單仲辛仲辛遂攺為八十四調是仲辛之制與黃帝合矣果孰是孰非即愚試為之辨

漢樂不古

漢承秦弊雅樂論亡制氏所掌自鏗鏘之外無他事其後河間獻王號通樂律推而上之僅備歲時荊州杜夔善知八音攺而正之徒設鍾簴而李延年之叶律乃無異也

宋朝樂律

樂聲高則聲清近於哀思下則聲濁近於緩散和峴以王朴之樂為聲高遂下一律人尤以為高謂其黃鍾乃古夾鍾信如或者之言則太司

樂奏夾鍾為宮以祀天朴豈與此暗合歟仁宗皇祐中詔定新樂是單仲辛之調必有不合者矣於是李照又下王朴之律失之太濁歌工賂鑄工竊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初不之知照亦不足謂之知音矣又觀朴編鍾皆不圜而側垂李照改鑄圜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不揚其鎛鍾長甬震掉不知劉羲叟以為與周景無射之鍾無異未幾仁宗以疾其樂遂廢不用先是鑄瀉務得古編鍾一其形不圜而側垂與王朴夷則清聲合乃知朴之所知者樂音也故不局於器照之所知者樂器也故不達於音何以知其然耶劉几定元豐新樂以律生尺也魏漢律定和和新樂以指生尺也（蔡京薦漢律定律以上中指而為寸生尺取大禹身為度之義）皆局於器而脉於音者故李照胡安定以尺生律（照累黍之從失之長安定累黍之衡失之短）和峴以表定尺阮逸以量求音皆非也人皆謂房庶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者僅得之曾不知庶之言按西漢律曆志一黍之下脫之起積千二百黍八字故理不通庶乃以黃鍾律長九寸其中容千二百黍九寸加一寸以為尺（西漢律曆志乃劉歆三統曆杜牧嘗非之矣）故司馬君實以尺生律本之胡安

定范蜀公以律生尺本之房庶亦未免局於器而已處士徐復有言曰古人寓器以聲不求其聲而更其器不可用也意者王朴之樂有得於聲而他皆未成之或知也

宋朝樂律之議

仁宗朝范公鎮嘗論古樂以為聲音生於無形故後世必假有形之物以傳其法於是有十不同之辨矣

神宗朝劉公几嘗論樂以為聖人作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宋朝太常樂之律凡三等王朴之樂一也李照之樂二也胡阮之樂三也而議者以為王朴阮逸之黃鍾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黃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編磬各十二雖有黃鍾大呂而全缺四清聲非古制也。昔范蜀公司馬文正公議樂律往復數千言卒莫能定而異時崇寧中作大晟樂蜀公一故吏以公舊所改制之說來上復以古人以身為度之法而大樂以定不愧韶勺孰謂是學吏猶能

之乎

歷代郊廟樂章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又曰拊搏琴瑟以詠此即詠歌章之詩於堂上所謂貴人聲也樂本傚人非人傚樂與凡六律八音以歌為本想當時賡歌與九叙惟歌良哉惰哉戒之董之皆有勸戒之意被之樂章協于音律于以和神人格祖考皆可也周官大司樂所謂歌大吕以祀天神歌應鍾以祀地祇歌夾鍾以享先祖者即惠文清廟執競諸詩協以鍾律之調被之絃歌之聲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也漢初宗廟奏嘉至永至比古者采薺肆夏之詩乾豆登歌比古者清廟之歌乃叔孫氏因秦樂人以制之耳高祖有房中之歌七章乃唐山夫人述楚聲也武帝郊祀十九章之歌備述功德格于幽顯乃集秦楚之歌謳相如之詩賦畧論律吕以合八音而已安得虞周之歌頌勸戒之實意哉自漢而下諸史所志歷代郊廟與日月星辰社稷諸祀樂章皆當時臣下創為大名多為好詞溢美功德不足多論亦不必多辨也

郊廟鼓鼗竟絃

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祀地示路鼓路鼗以祀人鬼鄭氏注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遂為八面者既不可考擊乃於縣間別置散鼓宋朝乾德四年詔廢不用今太常於郊廟之祭所用之鼓可知矣澠水燕談曰神有尊卑則數有多寡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耳愚按唐書史思明以賸鼓三百面遺脅之豈一鼓而三百面耶二鄭釋經既已模稜後人承訛一至此極雖禮樂之節目亦未易言矣況大本乎是故管有孤竹孫竹陰竹之異琴瑟有雲和空桑龍門之辨者即黃帝堯舜氏云咸大韶所奏之八音各隨樂舞以祀天神人鬼而已苟復如雷鼓強為之說則又失之矣

大祭小祀皆用樂

天地四方五帝日月星辰斗極宗廟社稷先農先師山川群望百神之祀其牲幣氣數樂章樂舞皆有等級諸志各列一代之升降因革自有

司存不必存辨而其所以皆用樂者何也按仁宗嘉祐中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降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理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歆神之始者合夫祭有三始之義也天地之間虚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吾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樂由陽來聲屬於陽故以樂之聲音號乃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蓋謂此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灌地以求神求諸陰之義也然則天地神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所言當理何李照輩所更樂器未達此理耶特存之以為祭祀用樂說

封禪獨不用樂

大祭小祀皆用樂惟封禪非常之祀獨不用樂者何也漢武親郊泰時采詩夜誦昏祠至明異乎南北郊之正祠矣其登封泰山凡再至焉自有秘祠其巔而無用樂之文光武登封先令石工刻所為記於山上而乃燎祭於山之下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登封璽印玉牒發石泥

封乃下唐高祖登封之禮與光武同是山之下用樂而山之上不用樂也。宋朝真宗將封泰山有司按故事山上止登歌封安禪安之章山下則設宮懸二舞其山巔圜臺亞獻終獻例不用樂夫祭封祭天告厥成功猶素郊祭天以藏歲事樂舞均可用也歷代可為而不同蓋秦漢封禪所以祈長年希神仙所祈之言秘不可宣與南郊之意異趣則樂舞安所用之觀郊祀志言武帝自有秘祠其巔可以意見矣

樂成感格

虞周祚樂九成九變祖考格神示降鳳凰儀百獸舞羽毛鱗介之物山林川澤之示皆可致幽而鬼神微而鳥獸隨感而應而況於大乎何漢唐以來不聞有定也蓋古者樂律合陰陽之聲樂舞紀功德之實采詩觀民風因而被之樂章（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作樂器以鍾之又孔子刪詩皆被之管絃）又以見安樂愁怨哀思之情故治亂之音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致諸福之物也自漢人樂律莫能言其義而樂舞又莫知其所自出凡大風天馬之歌被之樂章自文功德又非出於斯民之至情風俗之真機其何能有所感格哉

雖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民之至情樂之眞機有不可泯者如唐武氏未興天下歌嫵媚娘韋氏未起天下歌桑條韋稱蚉之謠其思無邪治亂之音哀樂之所由兆宜於是而占之

殿庭通用文武二舞

唐樂十二和（周曰十三順）故宋朝更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儀凡郊廟社稷星辰總以安為名）唐初有九功七德之舞故宋朝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乾德四年和峴言國家以揖遜得天下次以征伐請改殿庭所用文舞為元德升聞之舞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遂按唐太宗舞圖用百廿八人為八佾（分為八行每行十六人文舞皆着冠覆服執籥翟引舞者三人各執五采纛武舞皆金甲執戟引舞者執五采旗象）太祖平諸國仁宗英宗朝二舞止用六十四人太宗淳化二年和嶸請改元德升聞為天下化成改天下大定為威加海內（象太宗平諸國）並與文德武功之舞郊廟通用其大畧皆因唐制也唐正觀中張文收取漢朱鴈天馬之遺為景雲河清之歌以為燕樂而宋朝和峴亦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端各為一曲每朝會登歌以之為首亦漢唐舊制也然則之

宋朝樂舞樂章皆因漢唐之舊乎曰非也漢唐元會之後惟獨宋朝不然已嘗備論之矣昔太祖及太宗初受朝賀猶用教坊樂未幾而更以雅樂登歌二舞自是為定制至太宗增琴為九絃取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之意增阮為五絃取金木水火土五材並用之義且謂鄭聲非中和之道而雅正之音可以治心而真宗不喜鄭聲或為新詞新聲者未嘗宣布於外故其仁宗及英宗二舞復古八佾之制累聖相承者如此異乎唐太宗悲悅不由乎樂之言矣惜乎景祐元豐政和所用新樂非祖宗之舊耳

朝會用雅樂

宋朝臨軒之樂為隆安飲食為和安尊號冊寶為正安正冬朝賀為來安此樂章之名也乃竇儼陶穀（太祖朝）蘇易簡（太宗朝）晁迥楊億等（真宗朝）譔述其樂舞之名則和峴（太祖朝）和㠓（太宗朝）之所更定自太祖元會用雅樂設宮縣冬至登歌二舞群臣禮飲（或太官賜食）五行七行太宗及真宗遂為定式蓋樂章之所歌詠樂舞之所形容乃削平僭偽一統之意所謂太常雅

樂也大朝會大祭祀則用之其歲時燕享則用教坊樂皆觀唐初朝會必奏秦王破陣樂示以武功定天下也開元天寶井胡部於堂上即羯鼓噍殺之音涼州并州伊州之曲也(羯鼓以植擊之其聲透空最遠)未幾祿山反涼州甘伊二州皆陷孰謂聲音不足為治亂之兆乎宋朝靖康之變未作人間習為番節番鼓番舞使當時常如祖宗朝不忘本始以表風俗安得有是不虞之變哉

讌樂

周有嘉魚鹿鳴諸詩所以燕嘉賓漢有黃門鼓吹所以樂群臣至宋朝燕樂群臣嘉賓多用教坊樂開寶中平嶺南得内臣之聰警者俾於教坊習樂(嶺南多官官)號曰簫韶部雍熙中改曰雲韶部每宮中内宴則用之其大曲十三皆太宗之所親製萬年歡中樂普天獻壽等是也至于仁宗時内傳雲韶部遂不復補以其無與於群臣嘉賓歟然於太宗淳化三年命兩制分撰鄉飲樂章凡三十四章有鹿鳴(六章二八句)南陔二章(二八

與古詩同而措詞演句多倍於古其情親其詞腆誠有補於風化考之
三朝國史九朝帝紀淳化中雖講明此理而實未嘗行至于真宗朝亦
然豈是理終不可施於今歟宋朝燕享之禮雖嘗行而其樂章亦是常所用者今不復論辨

清樂

唐會要論清樂乃九代遺音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漢氏以来舊曲自
晋播遷其音分散苻氏滅凉得之傳于二秦宋武入關收入江南及隋
平陳文帝聽之曰華夏正聲也乃置之清商部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
立清樂西凉等為九部如白雪白紵庭花春江月夜等是也盖自用隋
以来多用西凉龜玆樂其曲調世俗所知也果可謂之九代遺音乎庭
花夜月亡國之音豈華夏正聲一變而為此乎舊唐志云清樂至唐武
后時猶存六十三曲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也堂堂汎
龍舟隋煬帝所作也白雪周曲遺聲也公莫巾舞象項伯以衣袖蔽翼
也巴渝象漢高帝以巴渝人捷有代楚也明君王嫱入匈奴也白雪吳
地所出吳舞吳歌也子夜團扇懊儂春草烏夜啼石城莫愁採桑皆晋

宋齊梁歌舞所傳於後者故隋文謂之九代遺音耳按舊唐志所載如此則知雅聲少鄭聲多自子夜團扇而下皆淫聲悲思之曲謂之九代遺音則可謂之華夏正聲未可也

軍樂

太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師教愷歌遂倡之鎛師鼓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所謂軍樂也晉文公敗楚于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唐太宗平群盜被金甲奏愷獻捷皆愷歌也至宋初有鈞容直（取鈞天之義）籍軍中之善樂者巡省遊幸則導車駕而奏樂又有東西班夜奏樂於行宮祠祀駕回及園苑賜宴館遇使人分用諸軍樂諸州亦有衙前樂營皆所謂軍樂也然周禮太師掌執同律以聽軍聲又非止於軍樂矣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知必勝者孟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應也太史公律書曰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效勝負古今知音必有妙於此者非徒歌舞之謂也

樂曲調

五音

古樂有三調清調平調側調也（唐舊志側調謂之瑟調漢三調即周房中遺音白雪調也）【隋】鄭譯八十四調又有新聲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非古樂調也又五音宮商角為從聲者律從律呂從呂也徵羽為變聲以律從呂呂從律也故從聲以配君臣民變聲以配事物（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皆以呂應六呂為君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皆以律應也）【隋志】載鄭譯七調之說曰【周】有七音之律（五音與變宮變徵也）【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也此以黃鍾為正而隔八以相生也故黃鍾為十三律之本而七始得七音之正鄭譯之言可謂正矣何為從聲變聲無復條理而萬寶常預知其為亡國之音乎想新聲犯聲偏字旁字不勝煩碎而近乎哀思如庭花月夜等曲也或曰【唐人】所為曲哀樂尚相諧會今人哀思而歌樂調樂聲而歌怨詞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心由聲與意不相諧也豈信然乎愚謂少陵淵明無詩不及酒可也今人無曲不及色乃見風俗之薄

伶倫取嶰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謂之含少次制十二筩寫鳳之鳴辨雌雄而為律呂夫十二律皆不盈尺黃鍾含少近三寸餘伶倫吹以吹鳳典同吹以辨陰陽太史公所謂聞聲而知勝負班志所謂氣合而生風者何由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荀卿曰有鳳有凰其聲若簫盖鳳有中和之氣高絜之情吹律以寫鳳鳴則律呂之調自應宮商之音自和古人以氣聽以聲聽聲氣俱和故可合天地之風氣而辨陰陽知勝負也淮南子曰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晉志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而六孔以為十二月音是樂律長不過尺也晉荀勗梁武帝制黃鍾之笛或長二尺八寸餘或長三尺八寸凡十二笛短者不减二尺餘何哉京房曰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荀勗梁武之笛亦京房作準之意耳以此知古人妙於聽聲故黃鍾含少不四寸而可知後世局於形器黃鍾之笛數尺十二鍾之制知是之大猶不能辨其為宮為商為角也晉志之言曰古者調律尚於耳聽後世據尺度而為之適是易差觀斯言則知後

世鍾律器數之辨不足多較是非惟妙於知音斯可耳

樂音生於人心

韓琦論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千載而樂之用非不和須因燕肅之交加磬鑢李照再加攺作洎阮逸胡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乖古鄧保信續作新法亦復長廣未合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絶熈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之乎

樂律

聲音律笛鍾均

五聲八音十二律十二笛十二鍾十二均之制與夫京房律準梁武帝四通荀勗錢樂之法其詳已見律志諸說此不復著大抵樂以人聲為本聲以能聽為主而已人有所不必辨者如所謂霓裳羽衣曲觀其名

則知其為靡慢之音矣新唐志云開元中河西節度楊敬忠獻此曲長恨歌以為因楊妃之舞而為此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乃龜茲國王聽風水之聲而作之故河西得之以獻所謂涼州甘州伊州皆其類也

定律始於尺定尺始於黍

若世無夔牙則當以法自擇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頃以胡瑗八百一十方分之法取上黨秬黍之中為準○晉泰始中嘗命定律荀勗以為後世之尺長於古者四分有餘及得古尺驗之果然夫尺之長短參黍而為之也黍之小大失其宜則尺之長短失其度矣尺之長短失其度則樂之高下失其聲矣此反本窮源之論也

樂律定於近世之儒

近世雖律之議愈舛蔡氏獨究其本原為之說所以有得於古人之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則已漫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

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揚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頋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

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究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其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淫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叶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爰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西山蔡氏律曆新書序

聲律 黃鍾之宮為五聲之中統乎五聲者也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

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猥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未可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乎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

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文公

文集

律呂

推十二律旋相為宮及十二律上生下生與夫變宮變徵之說

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大蔟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大蔟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鍾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則當為林鍾上生大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大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

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
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
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又為上生矣其餘十律
皆然々孔蹠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祐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
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
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
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
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
得大呂為變徵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
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
之也蔡氏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
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為先後
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
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常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文公文集）

金聲玉振蓋之以金所以揚其節之以玉所以成其章

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小大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小大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兼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金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文公文集

樂器八音因革

按諸志匏瓠也女媧氏列管於匏上納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今以木漆代匏竹管也三孔曰籥淳古以葦為之籥舜所造爾雅謂之筊長尺四寸漢世有銅籥又有管長尺圍寸笛漢武帝工人

丘仲所造元出於羌中長尺有咫篪吹孔有觜如棗胡篪出於胡吹觱
篥本名悲篥其聲悲出於胡中木柷敔也柷以舉樂敔以止樂今貫為
拍板絲琴也伏羲所造舜五絃武王加之為七絃禦渾造一絃琴十二
柱如琵琶形擊之以竹曰擊琴新唐志云琴工猶傳楚漢舊聲蔡邕五
弄楚調四弄瑟太昊所造箏本秦聲或言蒙恬所造非也如瑟而絃少
京房造五者准十三絃乃箏也筑如箏細項以竹擊之如擊琴琵琶四
絃漢樂也秦長城之役有絃鼗而鼓之者漢武帝以宗女嫁烏孫以為
馬上樂今俗謂之秦子阮咸亦秦琵琶也唐武后時蜀人得之古冢晉
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咸箜篌漢武帝樂人侯調所
作豎箜篌胡樂也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于懷兩手齊奏俗謂之擘
箜篌又有鳳首箜篌唐善子所作如軫七絃土塤也帝堯埏土為之形
如鵞卵六孔銳上豊下新唐志云土則附革而為鞚缶形如覆盆古西
戎之樂以四杖擊之金鍾也黃帝工垂所造大曰鎛爾雅謂之鏞小而
編之曰編鍾中曰瓢小曰醆錞于圜如碓頭鐃木舌搖之以和鼓石磬

也四濵浮磬是也梁有銅磬盖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為之長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才三四寸耳銅鼓出於西戎其圖隱若浮漚貫以韋皮相擊以和樂銅鼓虛其一面覆而擊之扶南天竺類皆如此華鼓也雷鼓路鼓靈鼓以多寡之數言之也夏后氏加之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後世從殷制謂之建鼓晉鼓應鼓與金奏相參小鼓有柄曰鞞大曰鼗搖之以和鼓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腰本胡鼓齊鼓大如漆桶檐鼓小如甕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羯中故曰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小於羯鼓擊之以槌毛圓鼓雜婁鼓皆腰鼓也

宮縣

周禮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曲縣士特縣縣之橫曰簨立曰虡飾簨以飛龍飾虡以飛廉鍾虡以擊獸磬虡以鷙鳥上列樹羽旁垂流蘇周制也縣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承以花趺覆以華盖上集翔鷺後世

之所加也漢魏晋宋齊梁六朝宫縣凡二十架鎛鍾十二編鍾四磬四也隋增為三十六簴唐初因之又設熊羆鼓吹按十二高宗時蓬萊樂縣充庭凡七十二架夫郊廟百神之祀會朝宴享之禮各有器數隋唐尚侈大畧如此惟宋朝樂縣未嘗過三十六簴將相大臣之家歌兒舞妓容或有之而樂之器數不聞淩僭至今大家猶然亦足見為國以禮可與天地相為長久也

樂有八音之節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其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者人若無所用其力也故學者之終必深有得於此然後成焉盖其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也 文公語注

聲相聯如貫珠

五音六律不具不足為樂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然亦豈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 文公語注

樂未作擊鎛鍾

鎛鍾甚大特懸鍾也衆樂未作先擊此鍾以發其聲衆樂既闋乃擊特懸磬以收其韻文公語注

六十聲如甲子

又曰樂之六十聲如六十甲子凡十二律每律管五聲如黃鍾自管五聲大呂太簇夾鍾以下每律皆管五聲甲子支干亦然甲子管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乙丑管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以下皆然便是樂一般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若不相疊而定相為用也但術家有納音之說不可曉前輩多論此皆定說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即此說也文六

論作樂體雷聲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其胃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天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鍾鼓之間令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

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是與語雷聲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成公文集

樂者蓋本乎政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周子通書

群書考索卷二十七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王　刋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封建門

封建

辨蘇子由古史論封建之不可復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説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賞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強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揺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説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

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
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
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
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
為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
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
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
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析之夫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
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
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
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
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
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涖其民也而其亡

也魯人猶爲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
敖之於趙其爲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爲之死以至漢魏之
後則已爲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爲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
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強大誠不可以爲治旣
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
維持參錯於其間以義言之旣得存亡繼絶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
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
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郡縣亦
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
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夫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
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矣如此是則不唯其
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莫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爲
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爲治耶而變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
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

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意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褒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文公文集

封建則無夷狄亂華之患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國禁衛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貪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國天下中原而世有戎夷之禍悲夫五峯胡氏

罷封建而郡縣畧是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東坡取其說而附益之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削奪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有不可得者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併兵力相殘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非獨李斯秦皇知之始皇既定天下分都邑置守令理固宜然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意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云云○凡有血氣者必爭爭之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首亂之端也自書契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戕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而此禍幾絶而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封建乃天道之公郡縣乃一人之私

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之制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封建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伯世暴王之所以縱人欲悖天理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

有功者以地而不終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爲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主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爲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爲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鄙之夫數爲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爲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爲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侮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爲可法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 胡寅論

不必封建

柳宗元有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

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統之以長師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萬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於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繼世乎是以一人之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受湯武征伐三王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謹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非古封建乃為盛哉范祖禹

分封之策文帝已行

賈誼分封之策文帝固以行第世俗不深攷爾分趙之河間以王辟彊分齊為七國以王齊後皆非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乎誼之策帝固已先

得之其聞誼之言所以無嘉納之詔者蓋此機不可洩於外也烏乎文帝分諸侯之權非惟諸侯不知群臣皆不知之至景帝武帝之時亦不知之至於數百年猶不知之所謂善行者無轍迹乎故表而出之以見帝之不可及

西漢年表節要

異姓諸侯王表 云云

故攄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封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所謂親親賢 云云 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云云 自號為皇帝而弟子為匹夫 云云 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百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

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吴淮南長沙云云可謂矯枉過其正矣云云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吴楚武帝施主父偃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至哀平之際親屬疎遠是故王莽知漢殫微亡所忌憚是以究其終始强弱之變明監戒焉

王子侯表

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自是支庶畢侯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漢興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數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寛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高后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也逮文景

四五世間多陷法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周亦少密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綴讀前記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矣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皆從匈奴來降而得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侯降者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

秦漢之際月表

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孤秦之弊是一說此亦是封建利害則又是道德之威狂妄之威成乎安強滅之之說唐仲友云

諸侯王表

班固意主封建。周秦利害明。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後弱宗毛利小害大當初只合小其力不當奪其權

王子侯表

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體。武帝托廣親分諸侯。元帝時宗室衰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分作此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侯者此序大意傷漢於功臣恩澤。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用寇使靡有子遺緣用寇

景武昭宣元臣功臣表

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上又有深意矣楚胡越用兵雖歷本約不比創業非得已易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崇德報功建官推賢位事惟能漢事與周別大抵起於胙隸征夫

外戚恩澤侯表

只論亡名便見僥倖若論高祖繼絕皆為民心無恩澤後世以寵宰相外戚為僥倖。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惟予以馭其幸

封侯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洪封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開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布封為樂通侯是也或以地名如以蘇建為平陵侯衛抗為宜春侯或以功號如霍去病此再冠軍封為冠軍侯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驃侯或以美名張騫封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周漢封建之意

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啓崇勳蓋以為強理天下畿方千里以為甸

服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舉天下之大而毋敢專享其功亦惟我一二兄弟甥舅是攝是贊同獎王室毋相害也苟於建置之始雜焉無所別白於其間則吾之所與共守天下者何以為長久之道哉是故大功莫如齊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倍百里之封曹文之昭而為伯甸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晉武之穆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戮小邦也以至武王之母弟八人而五叔無官蓋子八武周公封建之初心為褒表功德而設非徒曰大封同姓以明親親而已漢高帝而秦人孤立之弊而不知有周家褒表之法以里閈之恩裂全燕之地封故人以閭門之私分天下之半而王孽子信何功而王於韓濞何德而王於吳是故周雖東遷而卒收五伯之功漢末中世以激七國之變魯衛晉宋尚能戕成周於王室如綫之時彭韓英盧遂欲連帝與參於帝業甫成之日周家封建之效如彼漢室封建之患如此安得不歸於始者褒表之當否耶雖然漢固失之矣然有可議者曰周德下衰始由汏以一畢而封褒表之意已失矣又其甚也韓趙魏以三家而侯封建之制蕩然

矣漢自文景以來有賈誼以啓衆建之失有主父以明推恩之令亦足以少弱其強大之勢矣嗚呼封建之法得之於文武周公而子孫廢之失之於高帝而子孫復之漢亦無大愧於周矣

群書考索卷二十八

續集